

从“雅俗”的视角刍议传统武术“打”与“不打”

前言

“雅俗”作为文化史上一对古老而重要的概念，在历史的不断演变中，逐渐被赋予诸多具有时代性的概念与内涵。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同样深受“雅俗”观念的侵染。近年来，由于传统武术“大师”与搏击选手线下约战的事件频繁出现，且大多以传统武术“大师”的失败告终，使得传统武术“打”与“不打”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由“雅俗”这一新颖的视角为切入点，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作了相关论述。研究认为：大众所追求的传统武术“打”归为“俗”的范畴，而精英人士所追求“不打”则归为“雅”的范畴；传统武术最初是追求“打”的，而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相融合，衍生出“崇德”“尚和”等价值观念，实现了传统武术由俗至雅的转化。

关键词

传统武术；“打”与“不打”；雅俗关系；发展

近年来搏击选手与传统武术“大师”约架的视频在互联网不断传播，致使传统武术是否能“打”这一问题引来大众在互联网中的纷纷议论。对于传统武术“大师”频频被击败的事实，首先是传统武术技击性被大众严重质疑，继之而来的是传统武术整体形象的下跌，“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等污名词在互联网中的泛滥，已经严重影响到传统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对此，不同学者从各种角度出发，对传统武术的“打”进行了详细深入地分析，刘文武、杨建营等学者从“技击弱化历程及成因”“固化认识”“二元对立”等角度对传统武术的“打”进行了相应的阐述^[1.2.3.4.5.6]，并探析了相关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途径^[4.5.6.7.8.9.10.11]，可谓见仁见智。

然观之，还未有学者从“雅俗”这一视角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进行相应的论述，因此，本文旨在从“雅俗”视角对传统武术的“打”与“不打”进行再认识，分别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的雅俗之分，由俗（“打”）而雅（“不打”）进行相关阐述，正符合新时代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利用好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武术的“打”与“不打”进行客观认知，可以为塑造传统武术良好形象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

1 传统武术“打”与“不打”的雅俗之分

雅俗之辨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历史不断的演进中，广泛分布于诸多领域，孕育不同的分支。从唐诗宋词的形成到叙事小说的兴盛，从白话文的创议到“先锋派”名噪一时，虽然雅俗之辨更多地是在文学或者艺术中形成，但是，这一概念往往会迅速扩展到亚文化乃至文化整体。时至今日，雅俗之辨仍旷日弥久，相持不下，且卷入雅俗之辨的各种观念谱系错杂，涉及极广。传统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之争论涉及烦冗错杂的中华武术文化元素，此与雅俗之辨的错杂亦然体现着文化全息元之间的相互映照，由此传统武术“打”与“不打”也顺理成章的卷入雅俗之辨的对立中。

我们说传统武术的“打”是“俗”的与“不打”是“雅”的，那么何以如此判定传统武术“打”与“不打”的雅俗划分？首先，早在战国时期宋玉的《对楚王问》一文中，无意中对未来的雅俗对立作了生动预言：“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其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二词后来跃出音乐领域的形容范围，成为

代表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符号。不难看出，此故事中已隐含精英与大众之对立；其次，精英专业性知识积累通常被纳入“雅”的范畴，而大众经验则时常汇入“俗”的范畴^[12]。对于传统武术而言，大众经验即指大众依据自身所接触的各种传统武术讯息，包括武侠小说、影视剧中的武打片段、各种网络武术短视频等综合而成对传统武术的主观性认知，这种认知多停留在器物层面，因为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所关注的点通常是武术的表浅层面，他们认为习武就是为了防身自卫，即所谓的只为了能获得“打人”的技能，通俗的讲就是比较在乎自己习练武术以后能打几个人、功夫有多深、掌握了几招几式等，比较注重传统武术的“打”，当然也就难掩其“俗”；而反观精英人士，他们对传统武术器道层面有专业性知识的积累，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有着客观性认知，更注重传统武术“崇德”“尚和”等价值导向，在这样的价值引领下，精英人士通常追求传统武术“不打”，即体现“雅”。

具体而言，在传统武术“大师”被击败后，作为武术界的精英人士，自然可以通过自身的专业性知识积累对此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论断，并形成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大众所争论的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之类的“俗”自然是谈笑而过，不予理睬，以此来体现自己作为精英的“雅”；反观大众，接触武术则是通过武侠小说、影视剧等形式，这种武术知识的来源良莠不齐，尤其是武侠剧中夸张的荧屏功夫动作，使得大众形成对功夫“打”的过分崇拜，当理想与现实相碰撞，这种强烈的落差感使得大众内心似乎受到了极大欺骗，致使其更关注传统武术的“打”，并在网上进行更为激烈的争论，其“俗”的特质便愈加明显。

如此看来，传统武术“打”与“不打”的雅俗对立便自然存在，尤其是诸如武术“大师”被搏击选手KO这类事件出现的时候，这种对立会更为明显。其实，雅与俗之间没有必要完全对立起来，二者并不是非黑即白似的对立，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此观点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2 由俗而雅：“不打”之雅的衍生

我们在讨论雅与俗二者的关系时，不要急于把两者对立起来，雅之源实为俗，“俗”通常是从社会生活的普遍经验中得来的，在经验升华的基础上，文化的习俗不断自我总结提升，就成为愈益成熟和逐步走向优雅的文化品类。

这是文化品类型成中的凝聚现象，是由俗而雅的。比如，诸位所熟知的“茶文化”来说，三国时期，茶不过是人们用来解渴的工具，或是一种习惯性的消遣方式，所用器具、器具雕刻的工艺、喝茶的场所等都没有精巧细致的追求。但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饮茶兴起，茶逐渐从一般形态的饮食中脱离出来，进入了文化圈。中唐时期，陆羽的《茶经》使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饮茶在文人墨客眼中是一件雅事，对茶艺、茶道等都要有所讲究。对于他们而言，喝茶已经不再是为了解渴而喝，而是追求一种饮茶时的心境，要与周围的环境相契合，营造出一种天人合一、人茶合一的意境美。由此可以看出，茶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现了由俗而雅的转化。

对于传统武术而言，在远古时期，人与兽抢夺食物、抢占地盘，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祖先为了生存，在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将某些简洁而又高效的搏斗动作反复地进行练习，以应对野兽的攻击，由此产生了武术的雏形。此现象就是伴随着“打”而生的，此时的武术就是简单的技击之术，只形溯于身体层次，此时的“打”与“不打”并不存在雅俗一说。而在历史不断的发展中，传统武术逐渐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文化，至此，武术不再是仅停留在身体层面上的技击术，而衍生出“崇德”“尚和”等价值观念，而这些则顺理成章地纳入了传统武术“不打”，即“雅”的范畴。由此传统武术逐渐由追求“打”的身体层次，上升到追求“不打”的精神层次，即实现了武术“打”至“不打”境界的超越，也实现了传统武术的“打”由俗而雅的转化。

3 结语

传统武术“打”与“不打”所涉及的文化元素与雅俗文化元素相互交融，为雅俗之辨增添了新的命题，丰富了雅俗文化的内涵。同时“雅俗”也为我们解读传统武术“打”与“不打”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从“雅俗”这一视角对传统武术“打”与“不打”进行了新的分析。分析认为，作为精英人士所追求的传统武术“不打”，是归于雅文化的范畴，而大众所追求的传统武术“打”则归于俗文化的范畴；传统武术“打”在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摆脱了追求单一“杀人技”的身体层次，上升为追求“崇德”“尚和”等价值观念的精神层次，即在传统武术“打”的基础上衍生出传统武术的“不打”，实现了由俗而雅的转化。

文/吴秋杰,陆小黑(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作者简介:吴秋杰,男,江苏宿迁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陆小黑,男,江苏徐州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文武.论武术之打[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4):13-17.
- [2] 刘文武.三论武术之打[J].体育科学,2017,37(7):90-94.
- [3] 韩政,金玉柱,王国志.直面与正视:传统武术“打”之二元解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9):54-60.
- [4] 程馨,白真,程大力.传统武术难以技击的原因及发展路径[J].体育学刊,2022,29(5):34-39.
- [5] 周雨芄,杨建营.传统武术技击的弱化历程及提升途径[J].体育学刊,2019,26(6):41-45.
- [6] 薛浩,郑国华.反本溯源拟议成变:传统武术之打的理性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8,33(5):426-432.
- [7] 薛源.从打破若干固化认识探析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途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9):146-156.
- [8] 刘文武.传统武术需要一场训练方式上的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4):44-50.
- [9] 刘文武.中国武术技击现实与境界的尴尬与救赎[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65-72.
- [10] 刘文武.传统武术打之功能实现的途径、利弊及展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7):26-36.
- [11] 侯胜川,赵子建.解读与超越——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再讨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2):147-156.